

沖繩獨立論的爆發

復歸日本二十五週年的覺醒

一九七〇年的胡屋（コザ）市暴動，促成了「復歸日本」運動，而諷刺的是，二十五年後美軍對沖繩少女的暴行事件，卻引爆了今年復歸紀念日前的「沖繩獨立論」！

圖·文／黃智慧

每 年的三月到五月，沖繩碧藍的晴空下，綻放著鮮紅美艷的梯梧（でいご）花，吸引來訪遊客的目光。

在歷經二次大戰戰爭經驗的老一輩沖繩人眼中，令他們感慨萬千。

戰爭往事不堪回首

梯梧花不僅因其美艷而被選定為沖繩的縣花，高大的樹幹，也是沖繩傳統漆器工藝的主要材質。然而，在陽光普照的春夏旅遊旺季，大部份的遊客並不知道，每年這個時期盛開的梯梧花，看

一九〇一年出生於沖繩中頭郡越來村的九十六歲老人大山朝常（おおやま・ちようじょう），最近在他自述是最後的「遺書」中，開頭即如此寫著：

「昭和二十（一九四五）

年的三月底，美軍在沖繩登陸，開啓了太平洋戰爭中唯一的地上戰場——沖繩的序幕，那是一場不分老人、幼童都被驅趕上戰場淒慘無比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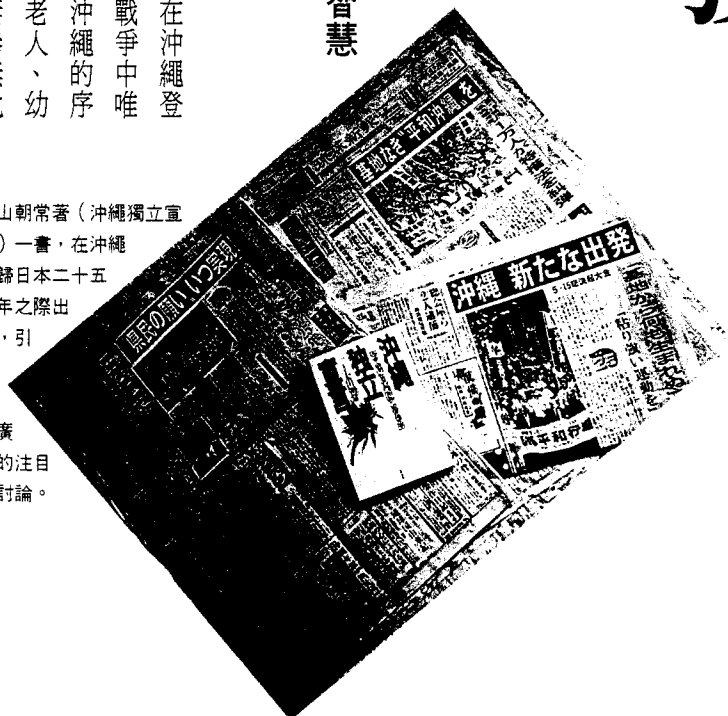
持續三個月之久戰爭期間，當時沖繩四十萬人口中，每三人即有一人喪生。我自己也失去了兩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兒子和一個女兒，母親和兄長活活餓死。不，是我，在那一場戰爭中，沒

大山朝常著（沖繩獨立宣言）一書，在沖繩復歸日本二十五週年之際出版，引

起廣泛的注目與討論。

有任何一個沖繩家庭完整倖存！

就在那個時候，梯梧花正值盛開。在美軍密集狂亂的砲風彈雨下，人們四處倉皇逃亡；道路旁，手中懷抱著滿身鮮血的親人，仰望頭上即是在碧藍的天空下綻放鮮



沖繩縣縣花一梯梧，每年3至5月間綻開鮮紅的花朵。



紅的梯梧花朵。每到花開季節，所勾起的是我們沖繩人對戰爭的記憶，在這個季節裡，我內心的悲痛無可言喻！」。

今年，正值沖繩復歸日本

年學校校長。所謂青年學校是戰時特別的學生軍訓練學校，學生六百人，配屬於地方軍隊之下。當時守備軍第二十三軍，預測美軍的登陸地點為中頭郡，所以特別要

二十五週年，同樣在這個季節裡，大山朝常出版了他最後的「遺書」。書名為《沖繩獨立宣言》，副標題——《大和不是我們回歸的祖國！》，二星期內該書立即被搶購一空，引起沖繩社會各界極大的反響。

大山朝常出身農家，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職。沖繩戰前夕，他

臨危受命擔任中頭郡越來青年學校校長。所謂青年學校是戰時特別的學生軍訓練學校，學生六百人，配屬於地方軍隊之下。當時守備軍第二十三軍，預測美軍的登陸地點為中頭郡，所以特別要

學生嚴加防守戒備。大山校長更是每日督導學生效忠報國上戰場，當學生們花了兩個月時間堆砌戰車障礙物後，果然四月一日美軍上陸，學生們成爲抵擋戰車的第一線部隊。就在此時，後方的正規守備軍卻突然撤退，六百人中半數以上年輕的生命，立刻成爲美軍戰車下的砲灰。事後，大山校長才知道，原來這早就就是日軍誘敵戰略計畫的一部分，當地學生部隊如同「稻草人」一般，只是用來威嚇敵人。可是做爲校長的他，竟然事先毫不知情，這件事令他一輩子愧疚萬分。

不僅如此，在戰爭逃亡的過程中，他所看到被美軍彈雨擊中的還在少數，犧牲最多的，是在往南部石灰岩洞窟地帶避難的過程中，被日軍強迫「集團自殺」，或是因細故被日軍以間諜罪名處死，再不就是家中糧食硬被日軍奪走而活活餓死的，才真正占了沖繩人死亡人數的大部分。

戰後的沖繩人苦難未了

戰爭的結束，並不代表沖繩人苦難的結束。戰後僥倖

存活的沖繩人大部份被收容在美軍俘虜營中，男人天天外出搜尋、掩埋屍體。在俘虜營中，大山被推舉爲市議員，這是他從政的開端。然而在俘虜營中市議員也不過是食物分配員而已。沖繩的美軍俘虜營在戰後仍然繼續收容民衆，大山率先抗議，三個月後，大山總算回到了故鄉越來村。可是，當他們抵達家園時，村中到處都是美軍的駐紮營帳。他自己和家族的住宅土地及耕地都被鐵絲網圍起，成爲軍用基地，一步也無法踏入。越來村土地的三分之二上都成了美軍基地，他們一家人和大部份的村民相同，只能在鐵絲網外搭起破落的臨時建築物遮風蔽雨。每天在美軍丟棄的垃圾場中找尋食物和生活用品，比較健壯的男子，則在軍營中做清掃工作等臨時工過活。



「5・15和平大行進」的遊行隊伍最後在宜野灣市普天間中學操場上大會師。操場的背後緊連著美軍的普天間基地。

到了一九四七年，盟軍制訂了日本新憲法，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也宣佈了沖繩的命運，他說：「沖繩人並不是日本人，所以對於美軍領有沖繩，日本人不至於反對。何況，把沖繩做為美國空軍的基地也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對於這樣的結果，日本果然欣然接受。直到今天，這樣的戰略結構仍舊未變，為了保障日本本土的安全，犧牲沖繩是必要的代價。在這樣的過程中，沒有人問過沖繩人的意見。

美軍統治的二十五年間，因為演習而造成的飛機墜落或燃料墜落以致壓死無辜民衆的意外事故屢屢發生，而軍人的特權橫行，暴力犯罪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尤其在越戰期間，沖繩的美軍基地做為越戰的後方補給站，軍人情緒無處可洩，往往是無辜的婦女遭殃。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軍在糸滿市駕車壓死一名婦人，美軍法庭竟然宣判無罪。十天後，在胡屋市，又發生美軍碾死沖繩

人後駕車潛逃的事件，民衆的憤怒到達極點，終於引發了史無前例的三千人暴動事件，史稱爲「胡屋暴動」。這次暴動中，共有七十三台美軍車輛遭到焚燒，二十餘人受傷。事實上，在這個事件的前一年，美國已經和日本談妥有關沖繩歸還的問題。因此，事件的爆發，如同推波助瀾般促成了民衆的「復歸日本運動」，連日沖繩民衆上街遊行高喊要「回歸祖國！」，「把沖繩還給日本！」。

大山朝常在暴動當時，正是民選胡屋市市長。胡屋市是由越來村發展而成，全市七〇%的土地爲基地所有。他也深切感受到，只有復歸日本一途，才能把沖繩民衆從美軍基地的泥沼與屈辱中解救出來。因此，他本人也成爲主張「復歸日本」的先頭部隊。同時，他們都相信日本佐藤榮作首相向沖繩人民誓誓旦旦，保證復歸後「絕無核武，一切如同本土」。

社會秩序低落無比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在喜氣洋溢的各項慶賀祝典中，沖繩終於復歸日本。而本土也夾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在沖繩展開各項公共建設，美軍把向人民租借的基地費用提高了六·五倍，人民的生活似乎有好轉的跡象。可是，在日本自衛隊進駐沖繩各地的同時，美軍基地並未撤走。

美軍在日本本土的基地縮減了六〇%，沖繩卻只有較復歸前縮減了一五%，並且本土的基地中八七%是國有土地，而沖繩基地中只有三三%是國有土地，其餘仍是地方所有以及私有土地。日本在安保條約中所簽下的「提供美國軍事基地的義務」，使得全國美軍基地中的七〇%，最終仍舊集中在沖繩本島。因此，本島土地面積的五分之一仍被基地強制使用。而復歸日本後的二十餘年間，光是美軍演習的飛機事故就有一百二十一

件，射擊引起的山林火災一百三十三件，美軍相關犯罪事件仍超過四千七百件，其中對婦女施暴的事件就有一百一十件，實際上發生的件數當然不止於此。也就是說，保衛日本本土的代價是由沖繩人付出的。而且不僅在文化政策上，沖繩獨有的語言、文學、藝術被貶為地方方言、文藝的位置；在實際生活上，沖繩的國民所得為全日本最低，失業率卻是全日本之冠。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名美軍強暴少女事件發生後，沖繩人滿腔的怒火再度爆發，在史無前例的八萬五千人的大遊行中，他們要求「還給我們一個沒有軍隊、沒有悲劇，和平的沖繩島！」。就是在這個事件之後，大山終於覺醒到「這樣的大和，不是我們沖繩人的祖國！」。整個沖繩社會也開始發出了根源的疑問：「沖繩屬於日本嗎？」，「日本把我們沖繩人當同胞嗎？」。

在這樣一波波社會覺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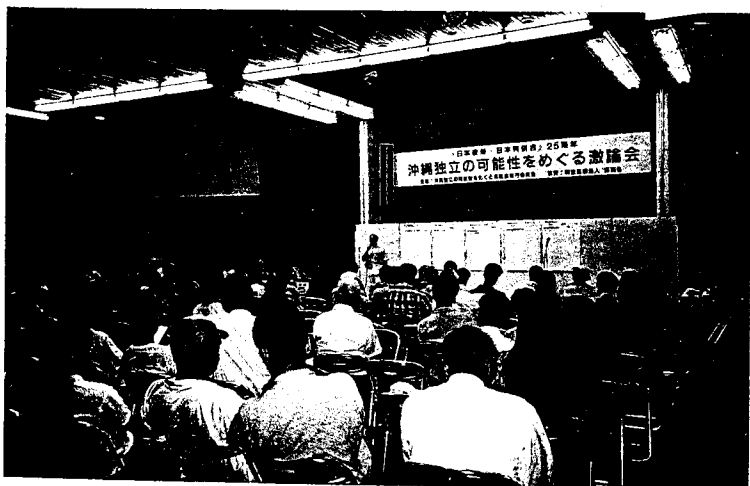
氣氛之下，一九九六年市面上開始出現了討論有關獨立，以及經濟上如何自立的書籍。在夏天舉行的日本平和學會「九六沖繩研究集會」中，學者也開始碰觸獨立的可能性的問題。在東京求學的沖繩年輕人，更組成了小小的「沖繩獨立研究會」。

尤其震驚日本社會的是，一九九七年二月，沖繩出身的資深眾議員（社民黨）上原康助（うえはらこうすけ），在國會預算委員會中，竟然質問內閣法制局長官：「如果沖繩獨立的話，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條件？」，讓在場官員一時錯愕不已，只能回答道：「現行憲法沒有規定，也從未預想過這種情形」。

沖繩獨立路途崎嶇

大山朝常這本

《沖繩獨立宣言》就在今年五月十五日，復歸日本二十五週年紀念日的三星期前出版。在一位走過戰前、戰爭與戰後的九十六歲退休老政治家最後的反省與告白中，字字句句令人動容。他緬懷從小由父執輩口中所得知「琉球王國」尚禮、和平的精神，在經濟上為東亞、東南亞間中繼貿易站，繁榮自主。他也理解現在要談



五月十四、十五日連續二天在那霸市民會館舉行討論「沖繩獨立的可能性」的民間集會。



二十五年前復歸日本時所喊的口號是「把沖繩還給日本！」，今年所訴求的口號卻是「把沖繩還給沖繩！」。

獨立何其不易，但是爲了「回復琉球人的尊嚴與驕傲，只有與日本人訣別一途」。

今年的五月十五日，和往年氣氛截然不同；縣長大田昌秀（おおだ・まさひで）發表沈痛的談話指出沖繩和本土「仍有很大的心理距離」；而沖繩各級行政以及社會單位也一反常態，沒有任何一項慶祝復歸的活動。最大的紀念活動竟是從十三日展開連續三天的「五・一五和平大行進」萬人遊行活動，訴求「沒有基地的和平沖繩」的實現。同時，五月十四、十五日兩天晚上，在那霸市民會館由民間團體主辦「沖繩獨立的可能性」討論會上，每晚約有四百名民衆趕來參加，展開各種角度的大辯論。有特地從本土趕來的人，勸告沖繩人不要忘了做爲「日本民族」一份子的驕傲；也有沖繩年輕人弄不清楚「獨立是要做什麼？」；更多的人擔心獨立以後，經濟無法自主，生活

陷於窮困。然而，只要是經歷過戰爭與戰後經驗的世代，無例外地，他們都願意繪出一幅獨立的美麗遠景。

日本大眾傳播媒體在這個時期也給予沖繩問題最高分貝量。日文版《新聞週刊》以「沖繩獨立的日子」爲題報導復歸本土二十五年後的反美與反日，《讀賣》月刊這一期也以「沖繩獨立論的虛實」做爲重點論文。電視節目也紛紛製作專輯，討論沒有基地以後，沖繩的經濟能否自立的問題，當然，大部份的本土媒體都不表樂觀，和沖繩當地的「琉球新報」、「沖繩TIMES」的熱烈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一位熟知台灣情勢的日本朋友說：「沖繩獨立運動和台灣獨立運動就像兄弟一樣嘛！」，我想了一想，嗯！的確，不僅地理距離上，連心理距離上，比起日本本土，台灣與沖繩近多了。✿

（註：KONAN，日文爲コザシ，羅馬字寫成，即今日的沖繩市。）